

都市的黄昏

纵雯 陈国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都市的黄昏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湘〕新登字002号

都 市 的 黄 昏

纵 雯 陈国凯 著

责任编辑：李一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9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66,000 印数：1—7,000

ISBN7—5404—1024—8

I·820定价：6.40元

第一章

公元一九八八年仲夏的一天，时近黄昏。

斜阳给繁华的大都市编织了一件绮丽的衣裳。

五颜六色的招牌是都市华裳上的饰物。那些领导着新潮流的“SANYANG”、“SONY”、“卡拉OK”之类的广告尤为显眼。小日本以非凡的气势打入中国市场，在家用电器商店高踞雄座，独霸天下。

对物欲的追求已淡化了多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老八路作风，也淡化了早年对东洋鬼子的仇恨。皮笑肉不笑的小日本笑容可掬地走向世界，忙着掏世界的钱袋。星罗棋布的街边小店从打火机石英表收录机到彩电都是小日本的货色。

人们喜气洋洋，安之若素，世界变小了，人在这世界上也变得渺小了。

章曼菱和郑少杰走在街上。

他们是同学，又是情人。

章曼菱是颇为新潮的女郎。她不算太美，然而那身段、那眉眼、那富于生命力的嘴唇和一身得体的装扮，组成了一个颇为潇洒的轮廓，散发着青春的魅力。她没有一般妙龄女子梦幻般的神韵。她也许长得太实了些，像过于成熟的果子，然而那旁若无人眉目高扬的神气足以吸引马路上一些须眉男子的目光。

她衣领上扣着的红蝴蝶结显得很耀眼，好像她要飞似的。

这是下班的时候，人如潮，车如潮，马路被数不清的汽车、自行车淹没了。各种声音组成奇特的音响，像喧哗的大海发出阵阵涛声。人，在这钢铁的流动中显得匆忙和疲弱。

大都市的繁华，大都市的嘈杂，大都市的喧嚷。

满街红裳素袖，艳抹浓妆，潮水般涌进来的进口化妆品进口服装使大都市显得分外妖艳。各色人物在物质世界里或快乐或苦涩或麻木地游泳、沉浮。

章曼菱潇洒地走着，好像忘了郑少杰的存在。

在热闹不那么扑人的地方，郑少杰叫道：

“曼菱——”

“唔。”

她没有回过头来，照常走路。

“上馆子去吧？”

郑少杰好像下了什么决心似地说。

章曼菱回过头来，审视着他——

“上哪家馆子？”

“你说呢？”

“前面有一家大富豪饭店——”

章曼菱没有把话说完。她微微一笑，等待着他的反应。

“这大富豪饭店——”郑少杰声音小了。

那是一家有名的高消费场所。他去过一次，牙酸了半天，那鬼地方一杯鸡尾酒要二十五元，一杯啤酒要十元，半斤虾就得敲你六十多元。

那是人去的地方吗？想着自己羞涩的钱包，他只怕进得去出不来。那是对顾客展示微笑又对顾客心狠手辣的场所。

大都市到处有这类皮笑肉不笑的地方，热情地领你进去，斩你一颈血。提起高级酒家，他就联想到屠宰场。

怎么她眼里就有这个大富豪饭店！就不能说些中低档饭店的名字呢？富豪，富豪！他妈的女人心目中净是富豪！

章曼菱看着他发窘的样子，谅解地笑了：

“别充大头了，你有几斤几两我秤不出来？还是安分守己，去买点吃的回去做吧。”

她补了一句：

“你不是老吹你能做几款好菜么？今天就让你露两手吧！”

郑少杰转了台阶，自我解嘲地说：

“好，听你的！其实，上大酒家没有多大意思。花钱去吃地毯空调，不划算。他妈的净是吸血鬼，奸商！”

郑少杰骂了起来。他对那些大酒家好像有天然的仇恨，这仇恨的根源在于他穷，穷有穷的仇恨。

其实大酒家并没有从这位穷学生身上捞到什么，只不过榨过他几杯啤酒钱罢了，但是他已经把所有的大酒家都当作敲骨吸髓的强梁出入之地了。

章曼菱望着他快步向菜市场方向走了，他那滚圆的身躯像蹦跳着的球体。

这小干部之家出身的研究生，虽然腰包里掏不出几个钱来，倒憨直得可爱。

她叹了口气。现在研究生真不值几文钱。别说硕士生了，就是博士生吧，也是一群穷光蛋。每月助学金只有一百元左右，还不够上一次馆子。有人给他们起了个绰号——“面条博士”，是说他们的助学金除了添置一些生活用品外，只配吃速食面条，够穷酸的。

当然，穷有穷的可爱。这个郑少杰就挺可爱。也不知为何，他爱她爱得很忠诚、很入迷。为了她，他大概可以拔出刀子来对付任何欺侮她的人。

与其说郑少杰是她的情人，倒不如说是她的保镖。

他爱得挺傻，爱得很痴情。他应该去找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姑娘。那种爱才真正的死心塌地。

这位理工科的研究生是不懂女人的好人。他以为自己一片痴情就能换来她的痴情。他把女人看得太简单了。

他大概是看十九世纪小说看得太多了。二十世纪的书生，十九世纪的脑袋。

郑少杰做事有点笨手笨脚。很难设想他这种人如何去适应突飞猛进的电子时代。不过，正是这笨手笨脚的情态体现另一种真诚，取得了她某种欢心。

打心眼里说，她并不真正爱他，她爱的不是这种人。但跟他在一起感到自然，舒畅，有一种征服感和安全感。她需要这种男人在她身边打转。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是什么呢？她说不清楚。看了很多小说，小说也

说不清楚。十九世纪作家把爱情写得很高尚很神秘。但昨天已经古老。琼瑶小说中的爱写得轰轰烈烈要死要活的，其实是反反覆覆地编织青春情梦，编来编去一个套子，没有办法时把那些爱得轰轰烈烈的痴情男女送入医院或送入坟场。梦醒时，或飞花入眼，旧梦新圆，或一弯残月，几缕离愁。岑凯伦的小说就更难卒读，文字就比琼瑶差得远，那些东西不过是骗骗中学生罢了。

她弄不清出版社为何发了狂地一劲儿出这些书？大概是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书商哄闹起来的。这年头，腰缠万贯的书商在大街小巷横行霸道，坐地称王。

她有时心血来潮，想写本小说，写她的经历，她的感情，她对男人的鄙视。她本身就像一本打开的书。她经历得那么多，感受得那么多，她为什么不可以写书？她有一百个理由可以成为青年作家。

她确实写过，写了几页，撕掉了。再写几页又撕掉了，总觉得辞不达意。眼高手低是中文系大学生的通病。关起门来写东西太累，远没有歌舞场中跳舞舒服。她写过一个自感得意的短篇小说投寄刊物，如泥牛入海，便再也提不起写作的兴趣。

她觉得现在还是玩的年龄，青春炽盛时不玩不乐太亏待自己了！待青春开始凋谢时再当作家还为时不晚。苏联的作家爱伦堡说过：“跳芭蕾舞愈早愈好，当作家愈迟愈好。”这句话，她印象特深。

莫辜负青春，莫辜负韶光，该玩的时候尽情地玩，玩倦了，玩不转了，再沉默下来写作吧。她不信自己将来成不了作家！她对自己满有把握。

快乐的女人说话，沉默的女人写作——这是谁说的？说得

太对了！她还没有到沉默的时候。她现在快乐着呢！虽然快乐中也有几分无奈几分苦涩几分艰辛。但她比一般同学活得风流潇洒，多姿多采！

爱是什么，她觉得有点虚无缥缈，说不清理还乱。

她接触过一些男人，他们把爱看得太实，实得像使用一件工具，像吃一顿快餐，一包速食面。

某些男人的目光像带着钩子，总像要从你身上钩出几块肉来。她讨厌这种目光。她祈望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爱，然而总没有碰到足以令她神魂颠倒的男士。

“男人是泥做的。”《红楼梦》中这句话说绝了。她把某些男人当作泥巴，在掌心里捏来捏去。

郑少杰就是她手上的一块泥巴，这样的泥巴还有哩！交朋友，玩玩而已。

对男人不能太认真，特别是对那些读书读得发昏又满脑子自作多情的男生们，决不可太认真，认真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可爱的泥巴们！

转过街角，差点与人撞个满怀。

“曼菱！”

定睛一看，是初中时代的同学彭亚明。

他穿一件T恤，微笑地望着她。

“亚明，好久没见了。去哪？”

“找了一个电器零件。氩弧焊机上的一个零件。很小的玩意，不容易找，缺了它又不行。总算找到了。嗨！说这些干嘛，你对工厂的事儿不会感兴趣。”他笑了起来。

他笑的时候很好看，一口很整齐洁白的牙齿。

章曼菱微微一笑。说不清为什么，她很喜欢彭亚明坦率

爽朗的神情和粗豪的性格。这是在校园里不容易见到的。

彭亚明热情相邀：

“好久没见面了，到那边酒吧间坐坐吧。”

“好的。”她愉快地跟他走。

彭亚明身上有一股钢铁的味儿，大概长期跟钢铁打交道的人身上都有这股味儿。

前面有一家小酒吧间，招牌上写着“迷尔酒吧”，大概是个体户开的小店。迷尔、迷尔，这年头到处都有迷尔的去处，迷尔发廊，迷尔饭店，迷尔咖啡厅，迷尔烫发器，迷尔相机，总之，要迷尔的钱袋。

她在这N城见到彭亚明很偶然。彭亚明初中毕业考上中等专业学校，就不知他的行踪。中学同窗，他留给她的印象是数理化学功课特好。他背对黑板可以划一个大圆圈，画得出奇地圆。他留给她最深的印象就是一个圆圈。

有一次学院组织学生到一家大工厂参观。这家大厂像钢铁组成的线条，气势磅礴，一进车间，像走进山呼海啸的地方，各种千奇百怪的音响贯耳而来，足以使人提高血液浓度。谁说过一句话：农村给人的印象是自然美，工厂给人的印象是智慧美。她搞不清这钢管纵横的嘈杂地方算不算美。她感觉不到这儿有任何诗情画意，这儿缺少委婉温柔的情调和绮丽风光，能感受到的是人的意志跟钢铁的较量。

他们来到高压机岗位参观。巨型的高压机足有一层楼高。她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机器。几台运转着的高压机发出很有节律的呼啸之声，像单调而雄浑的和弦。站在操作台边的操作工神气得像个将军，监察着仪表的运转。

有一台停开的高压机上面站着几个人在修理什么。她意外

地发现了彭亚明。

她情不自禁地朝高压机喊了一声：

“彭亚明！”

身边的同学徐素芹被她突发的喊声吓了一跳。徐素芹跟章曼菱比较要好，但性格迥异，有人说章曼菱是一盆火徐素芹是一池水。有些男生背地里称她是“出水芙蓉”，长得比章曼菱漂亮多了，然而胆子小。

“该死的，干嘛这样嚎叫！”她对章曼菱说。

“她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章曼菱高兴地说。

彭亚明回头看见章曼菱，展颜一笑。他跟身边的伙计说了几句什么，走下机台，用棉纱抹抹手。章曼菱看见他手上的油渍，自然没跟他握手。

老同学相逢，分外高兴。

彭亚明笑道：“想不到你进了名牌大学。中文系？好呀，未来的作家料子，将来多反映我们工厂的生活吧，现在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实在不多。”

“什么未来作家，说不准还是教书匠哩！”章曼菱也微微一笑。

“都好。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大学的日子愉快吧？”

“马马虎虎。上课看书，咬文嚼字，不外如此。”

章曼菱很有风度地笑笑，彭亚明也笑了，说：

“咬文嚼字也挺累的。中学时我也喜欢文学，看小说入了迷，老想上中文系，希望将来混个作家当当。后来贴错了门神闯错了门，转到这儿拿电工刀。这几年我不大看文学书了，现在很多作品我们工人看不懂，还吹得满天神佛，看得懂的地摊书又太低档，像一个模子铸出来的，读一两本也就腻。这是行外

话，别笑我老大粗。”

彭亚明直人快语，当着她身边的教师说这番话。

章曼菱虽然觉得他出语有点鲁莽，对文学上的新潮流缺乏认识，不知道现实主义文学是陈皮旧货，现在是先锋文学的天下，不过，她还是喜欢他爽直的性格。“你现在当什么角色？”章曼菱看着他不乏英武气的脸庞问。

“打工仔，中专毕业后就一直在这儿当打工仔。混得辛苦，也混得开心。”

后来她了解到，他是电气工段工长，领着一群青年电工干得挺神气。好像他还是先进生产者、技革标兵什么的。可是这些名堂现在已不值钱啰！不过，刚才厂里的同志介绍过，这家厂子生产效益不错，工人的收入不低于大学教师。

中午，他请老同学上馆子，这近郊的工厂旁边有茶楼酒肆。当然都是低中档酒家。有一家个体饭店铺面不大，装璜得招招致致，还开着空调。饭店的服务员见他就热情地招呼：

“彭工长，里面请。给你留位了。”

看来他是这儿的常客。现在的青年人口袋里有几个钱，都喜欢在茶楼酒店打发日子，呼朋引友，图个热闹，图个省心。

他们在一个卡座坐下来。彭亚明边给她斟茶，说：

“什么叫大众化，这儿就是大众化。在这儿做生意的人不像城里大酒家那么心狠手辣，一进去斩你一颈血。这里当然也要刮一点，但是服务态度极好，刮得你舒服。我说话不怎么文雅，你包涵点。”

他又露出一口很好看的牙齿笑笑。

“活得怎样？”章曼菱问他。

“怎么说呢，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活法。你们斯文人有斯文

人的活法，我们做工有做工的活法。现在工人阶级这个名词好像不那么吃香了。可是我们活得还算可以。”

“当然可以了。现在企业界发财的人不少。”

“那就看谁了。发财是那些皮包捐客和私营企业。像我们这些国营大厂能发财也是为国家发财。就拿我们厂说吧，每年给国家上缴利润一亿多元，厂长够辛苦的，他的收入比这家小饭店的老板差多了。中国经济的台柱还是我们这些国营大厂，不是私人经济，更不是那些什么黑钱都敢赚的皮包商。这是大实话。”

“饭桌上别谈经济学家的话题吧。”章曼菱转过话题问道：“成家了吗？”

“你呢？”彭亚明目光炯炯地瞅着她。

这是无所顾忌的目光，是整天跟钢铁打交道的人那种目光。

“还早着呢。没有我能看得上的男人。”她哈哈一笑。

“是不是男人都退化了，不像男人了？”他笑着问。

“我看现在真正的男子汉不多了！”

“什么叫真正的男子汉？”

“怎么说呢，世界上很多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那就看什么地方了，要找真正的男子汉得到工厂来。我们电工工段有的是男子汉，你如果需要，就来挑吧，都是货真价实的男子汉，质量上乘，实行三包，没有冒牌货。像我，怎么样？”

章曼菱一愣，虽然是同学故旧，彭亚明口出此言也未免过于放肆。她瞪了他一眼，彭亚明却哈哈笑了：

“别生气，曼菱，这是开开玩笑。我喜欢跟熟人朋友开玩

笑，生就的这个怪脾气，没法改。”

“这就是工人性格？”

章曼菱不无挖苦地回了他一句。

“工人有各种各样的性格，一般说来，比较爽快，比较直率。没有那么酸，没有那么多心计。别说这些了。有句忠告，听不听？”

“请说。”

“曼菱，说实话，选择对象要实际些，不要定价太高。听说现在有些大学的女研究生，高不成低不就，不少人成了老姑娘，三四十岁了，还销不出去——”

“喂，你在女士面前说话文雅些好不好？再说，我亮黄牌了！”

章曼菱装作生气地用指头敲敲桌面。

其实她并不生气。在斯文人的圈子里呆久了，听着这直言快语，倒觉得别有新意。

“对不起，在工厂时间长了，洗尽了书生气，不讲究修辞。我说的是大实话。我说，曼菱，人要活得实际些。你知道我们这些工人老哥谈恋爱搞对象怕找什么人吗？”

“我还没有搞过工人婚姻状况的调查研究。”

“那么，给你提供点研究材料吧。工人老哥找对象怕找到文化水平比他们高的，都说知识分子难侍候。我们这儿有个副工长，是个能人。人家给他介绍对象，他先问对方的学历，介绍人说是大学毕业，他转身就走。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传统心理，家长意识。”

“基本准确。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家长制，每个男人都想当家长，没有谁希望老婆比自己强。现在有人吹捧女强人，我看

这是坑她们，一听见这名词男人都害怕，听说没有几个女强人能
把家庭生活处理好。”彭亚明笑了起来，接着说，“不过，我不怕，
不管是什么女强人女博士我都敢要，只要情投意合就行，工人并不
比任何人低一等，对不对？”

章曼菱噗嗤一笑：

“看来你还没有退化。”

“人活着得对自己有信心，要不就别活了。”

“男子汉宣言，对不对？”

大家都笑了，碰了杯。

章曼菱觉得跟彭亚明在一起挺愉快。他有着令人愉快的豪爽性格。

他们谈学校，谈工厂，谈社会，谈人生，谈过去的同学朋友。这一顿饭吃得挺开心。彭亚明还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章曼菱，邀请她有空时去作客。他母亲是退休工人，整天忙着街道上
的事。章曼菱问他有对象没有，彭亚明开了句玩笑：

“我找对象要找撒切尔夫人，这种人在中国好像还没出生，将来再说吧。”

后来他们又见过几次面，她上门找过他，带了两本书给他。简朴的工人之家，家里的一些音响器材全是他组装的，还有一些她说不出名目的电动玩意，一个大书柜放了不少书，其中还有不少文艺书籍。这是个爱动脑筋爱看书的家伙。老母亲很慈祥，有点唠叨，街道上的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从她嘴里说出来好像是有全球意义的大事。章曼菱想笑又不敢笑。她觉得老太太热诚得可亲可爱，又端糖水又递水果，好像她是天上掉下来的宝贝似的，弄得章曼菱都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有着菩萨心肠整天想着普度众生的老妈妈，

几度相逢，都挺愉快。章曼菱觉得彭亚明挺实在，脑海里曾经闪过一个念头：这也是一条线，得牵住他，将来毕业万一在这城里找不到位置，可以考虑跟他结婚。她喜欢这个繁华的都市，无论如何要留在城里。论当家过日子，彭亚明是靠得住的。他是性格稳定的人物，不是朝秦暮楚的花花公子或中看不中吃的奶油小生。老妈妈身体很健康，牙齿都没掉一个，有得活哩。她守着独子，把家务事全包揽了，是个不用花钱雇的保姆，这样日子也会过得自在。凭着彭亚明那份手艺，凭着她的交际能力，拉些关系让他去炒更^①，拉些电器修理的生意做做，还可以发点财。现在是向钱看的年代，有些国营工厂某些技术人员和技工也靠着手艺在外面炒更发点小财，有人甚至在工厂挂个名保住“铁饭碗”，在外面搞小工场或跑单帮发财，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工农兵学商，大家来经商”这句话已被当作歌儿在唱。人们都睁大眼睛盯着钱。凭着彭亚明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当个中等工场的老板是不成问题的。但仔细一想，彭亚明毕竟是个中专生，工长也是小不点儿的角色，自己这个名牌大学学生还没有掉价掉到要跟中专生小工长相依为命过日子的时候。天高海阔，她还没有真正展翅飞翔。她的目标还没有必要盯着这吵杂的工厂，应该盯着那些年轻的作家，或者企业界财雄势大的年轻经理，或者，也许可以碰上一位热情浪漫而又腰缠万贯的外籍华人，跟着他飞向世界，这才是七彩人生……

现在她心头还没有必要把这小工长放在重要位置。再说，彭亚明也没有对她表现出相亲相爱的情调，在一道时，他开玩

① 即业余时间打外工。

笑多于认真，还谈不到爱，一位可谈可乐的朋友而已。不过，打心眼里说，她喜欢这位老同学的性格和作风，这是在校园里不容易看到的。

今天在街头相逢，自然是愉快的。彭亚明健壮的体魄洋溢着男人的魅力。他的气度，远非那些在女士面前摇头摆脑的小男人可比。

他们走进迷尔酒吧，酒吧不大，环境不俗，南方的夏天来得快，里面的空调开得很足，一进去，暑气全消，神清气爽。

近年来酒吧林立，已成为都市的一大景观。

座位是圆手沙发，挺舒服的。那琳琅满目的酒柜上，摆满了名酒洋酒，显示着富有和阔绰。

“要喝点什么？”彭亚明问。

“随便。”

“来点青岛啤酒和西点吧。”彭亚明对服务员说。

冒着小汽泡的冰镇啤酒和西点捧上台面，章曼菱笑笑问：

“最近活得怎样？”

“没破没烂，还是老样子。”

彭亚明喝了一口啤酒，叹口气说——

“不过，最近碰了一件烦心事。”

“能说说吗？”

“我妈给我弄了个对象，要我结婚。”

彭亚明转动着手上的啤酒杯，淡漠地说。

章曼菱心里一吓，好像突然间心里头失去了什么，稳一稳神，又觉得这个感觉可笑，也转着啤酒杯笑笑问：

“是女博士还是女强人？”

“别拿我开心了。对方是一位总经理的千金。”